

集部

定齋集卷十二

宋 蔡戡 撰

論

高帝論

甚矣疑之為害也自昔父子兄弟天屬之親積疑而成釁者多矣況君臣以勢合者乎蓋示人以疑人亦疑之內則損德外則招怨不唯人懷反側之心亦非所以為自安計也高帝之五年天下甫定六年楚王信反七年

韓王信反十年代相陳豨反十一年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又反十二年燕王盧綰反大抵終帝之世東征西討殆無寧歲蓋亦幸而屢勝漢之為漢岌岌乎殆哉以愚觀之諸將反心生於自疑其所以自疑起於帝之疑韓信也楚漢相持權在於信信東歸楚則漢敗西屬漢則楚亡兩無所附則可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方懷推食解衣之恩力拒武涉蒯通之計信之心豈有意背漢哉信下魏代滅齊趙立數大功而無尺寸之土必

待其自請不得已而王之帝固疑信矣固陵之會信又不至帝始有誅信之心所以未釋垓下之甲已襲齊壁之軍奪齊王楚忌隙遂開信乃疑帝矣淮陰之貶又與噲等為伍信始有不軌之謀當其據七十餘城勢傾楚漢不以此時自利纍纍一夫在人掌握乃欲圖天下事此其計出於無聊可知矣由是言之信之反心蓋帝有以啓之也夫固陵失期信越之罪均故族信而越疑畀姓封王三人之體一故誅越而布恐又況醢其同類之

肉而偏賜之則人人不能自保親愛如綰信幸如豨亦且狼顧而起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所以藉亂臣賊子之口嗟乎帝一念之疑人皆疑之楚之未滅也帝所與敵者羽一人耳楚滅而敵國日滋帝曾不得安枕而卧帝之心何如哉或謂豁達大度愚不信也若夫是數人者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其勢至偪帝之疑猶有說也蕭相國謹畏人耳固可置慮何之守關中用召平鮑生之計僅得安迹終亦不免於繫獄於何且爾

況信越輩乎故田橫知其必不見容徒自取辱所以殺身而恥為之臣也噫張子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世以為學仙欲輕舉子房豈不知神仙之說荒唐哉亦以長頸烏喙之君不可與共樂假此而去耳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所以為子房之智

文帝論

知人不能用用人不能盡其才自昔人主之通患也賈誼李廣皆天下奇士生逢文帝非不遇時然卒不至大

用迨今為憾愚嘗求其故帝之於誼自以為不及於廣亦曰今當高祖世萬戸侯何足道哉蓋帝非不知其才特不盡用其才耳非不能盡用不敢盡用耳甚矣人才之難也用之不難自用為難有才而不能自用其未用必輕售既用必輕發人君又從而輕信之鮮有不敗事者譬如洞庭之橘大谷之梨豈不適口而快意善養生者睥睨終日而不敢啗非不欲也懼其有以傷吾生不若粱肉之可以養生而無害也天下之事求以自適而

快於一時者終必為患文帝之不敢盡用誼廣殆類是歟故廣結髮與匈奴戰往往輕敵取敗幾不免者屢矣然竟以此破亡誼之三表五餌術固已疎矣帝若盡用之其禍豈止於殺身而已耶誼也廣也不善自用文帝不盡用之者乃所以深知之也觀帝所置相則申屠嘉命將則周亞夫嘉之守節亞夫之持重其視賈李初若遲鈍樸拙有所不逮至言漢賢相良將必予之帝之所用相命將如此則誼廣之不用固其宜也且文帝非特

能用將相耳又能假其權尊其禮行其志使得以自盡其才嘉責辱鄧通帝則遣使致謝亞夫以軍禮見帝則稱善不已自常情觀之二公悻悻自大不肯少屈幾於專權犯上者帝方且優容寛假委曲奬借又留以遺後人帝於人才可謂無負矣惜乎至景帝時晁錯變更法令嘉欲誅之而帝不可王信以無功侯亞夫力爭之而帝不然二公俱以是死其後晁錯既用吳楚七國之變起王信既封王氏五侯之隙開文帝以之致治景帝以

之召亂治亂之間在乎人才之用舍耳嗚呼文帝能用人如此誰謂不能用誼廣乎然則誼廣之不用可無憾矣馮唐謂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彼蓋有激而云非公論也

又論

文帝寛仁恭儉為漢賢君惜乎君人之量不洪未免為盛德之累諸吕既誅惠帝無子所當立者高帝子耳高帝見在子唯帝與淮南王帝長而賢天命人心不約而

合故平勃定策迎帝者豈私也哉順天命因人心也且楚漢相攻平勃身履目擊之高亡屢矣卒并天下韓彭英盧一有非覬相繼葅醢高后擅朝諸吕用事尋亦誅滅天命歸漢殆不容釋平勃尚何望耶帝可以判然而猶豫不决者蓋高后殺趙王齊王幾及於難燕王早世又殺其子後欲徙帝王趙患將及矣帝遜辭以謝之僅乃得免帝懲諸王之禍惴惴然朝不謀夕一旦人以天下與之非意所及且喜且驚故謀及羣臣謀及卜筮遲

疑而不敢進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繼之以宋昌以觀其變當是時帝之心何如哉即位之夕夜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何乃匆匆如此數月之間又封昌爲壯武侯朱虛東牟嘗有立齊王之意帝追恨而黜其功章以失職怏怏而死興居遂有不軌之謀夫昌以勸進而得封章興居以欲立齊王而被黜帝之所存亦可見矣昔晉侯賞從亡之功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

誣乎蓋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爲豈以昌一言之勸章興居一言之與而爲得喪乎帝於此切切焉是不知有天道也或謂夜拜昌武非遽欲貴之帝自代有天下疑漢大臣皆不附已故以親信代處要任蓋所以慮患於未然此文帝私憂過計耳絳灌始誅諸吕握璽將兵呼吸之間有關存亡不以此時圖危社稷帝已正位君臣之分定矣欲何爲哉夫君人者當以天下爲量漢臣即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寵任親信而預防之自分畛域

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懼之心亦非自全計也唐魏徵嘗勸建成早除秦王薛萬徹嘗帥東宫兵以攻秦府二人者罪不容誅太宗不惟赦之又復用之位極將相不以為疑至於秦府舊人遷官反出東宫齊府之後惟才是擇不以新舊為間如太宗可謂有君人之量也若夫文帝恭儉愛民有非太宗所能及者儻以大體責之視太宗有間矣故曰君人者當以天下為量

武帝論

愚觀漢武帝殘忍少恩殺戮臣下如刈草菅雖素所愛信小有犯法輒按誅之無所寛假公卿大臣惟公孫宏以多智石慶以醇謹而得免其餘繼踵伏誅當是時立於其朝者重足一迹朝暮之不保往往如脂如韋偷合取容以茍延歲月汲黯乃以骨鯁之資犯顔逆耳屢嬰武帝之怒帝每優容之愚嘗疑焉且黯面折廷爭蓋非一事帝或以為戇或以為愚或以為姦或以為妄發甚則怒而罷朝又質責公孫宏張湯於上前二人嫉黯欲

因事誅之帝終始涵容委曲覆護不加以刑雖未大用而位九卿出入禁闥至以社稷臣許之在黯不爲不遇也夫以武安侯大將軍之親公孫宏張湯之寵或始不以禮或終不以恩待遇之厚無黯若者以愚觀之帝有深意存焉蓋衞青功高而偪田蚡貿貴而驕宏湯挾詐懷姦專阿主意外則又有諸侯之踰制内則又有貴幸之撓法若無直臣則何以消邪佞之心沮姦賊之計耶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直臣姦邪爲之不

起夫一人正色抗詞於一堂之上而折衝禦侮於千萬里之遠國勢自尊士氣自振宗社自安豈不偉歟故淮南王陰謀欲以死士刺大將軍以辨士說公孫弘舉無難者獨憚黯守節死義而不敢發其效可見也帝之所以矯情屈已而敬禮者蓋出於此不然帝之窮兵黷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斂殘害百姓極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無去始皇亦一間耳始皇以之亂而帝以之治何哉甚矣國不可以無直臣也直臣在廷則忠讜之言日

進欺蔽之實不開小人有所憚而不為君子有所恃而無恐紀綱以正朝廷以治雖欲亂不可得也秦相趙高指鹿為馬左右莫敢言上下相蒙循習至是以此可以見秦之無人彼唐武后以一女子不出房闥屠戮士夫不可勝紀獨狄仁傑徐有功抗顔正論無所畏忌不但免禍亦多信用其言武后所以終其身不及於難唐室未至大亂者職此之由故曰國不可以無直臣無直臣則國非其國矣

又論

論相自古其難論之不審而遽用既用而後疑二者皆足以害治古之人君其未得也求之甚切選之甚難其既得也任之甚専責之甚備罪惡彰著則竄殛流放之未聞非其人而使居是位居其位而不任以事者也漢武帝雄才大畧號爲知人一時名卿於斯爲盛獨於論相之際畧不加意所用之人如公孫宏之多詐車千秋之無能石慶之庸闇以至田蚡李蔡趙周公孫賀劉屈

麄之徒或以戚里進或以宗室用或拔於行伍或起於卒吏非糾糾武士則硜硜鄙夫徒取充位備數而已帝既不任宰相乃與左右親幸之臣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與論天下事帝又陰右之務使詘其大臣東甌之請田蚡不可助詰之而蚡沮朔方之議公孫宏不可買臣難之而宏服二公平時蓋已見輕於助輩議論之間又不能力爭固執卒困於捷給之口大臣之言既詘則左右之言日用大臣之迹既疎則左右之迹

日親大臣之權既輕則左右之權日重為大臣者服台衮坐廟堂號為天子宰相漫不與天下事其勢力反出左右近習下豪傑之士肯為之予故必得齷齪無似如前數公然後為稱職也若夫天子左右之臣朝夕之所狎昵必求有以順適其意而陰中其欲故助誅閩粤買臣伐東越而啓武帝之爭心壽王議周鼎相如請封禪而啓武帝之侈心凡帝之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實數子啓之彼數子者奮自諸生幸得備天子左右固當拾遺

補闕繩愆糾繆而乃開其不善之端置之有過之地殆與近習小人無異以此要權利固禄位豈不悖哉蓋不如是則其情易間其寵易衰其黜可立而待勢使之然也助輩尚爾而况近習小人乎由是言之人主以諭相為職以任相為正宰相不才内外之臣皆得言之近習朋姦上下蒙蔽則人主何緣而覺借使盡得賢者亦不足以為後世法苟非其人為害豈小哉雖然帝之信任左右其失固也猶得駕馭之術焉小有犯法忤意誅責

隨之甚至赤族故左右之臣不敢肆其姦蓋亦有所憚也元帝用一閹者使亂天下終身不寤此尤可悲也已

宣帝論

天下之勢有以抑之則可以悠久而常存縱而不收則橫潰四溢必致於一敗塗地而不可遏故縱之者非所以愛之適所以禍之抑之者非所以苦之乃所以全之也淮南王擅殺大臣文帝置而不問王以此驕恣卒抵於敗絳侯無辜逮繫廷尉侵奪頓挫幾死而幸免卒能

保有爵土傳之子孫倘文帝忍於絳侯而不忍於淮南也蓋忍而裁之所以存之不忍而驕之所以殺之其勢然也故人之愛子必自其提孩之時示之以成人之事一有乖爭陵犯之心則從而痛抑之不使滋長不善愛子者夸炫其能覆護其短不遜犯上亦曰姑恕之而已及其長也習于性成頑不可訓則暴戾摧折之怙終不悛則屏之斥之殺之而後已父母之愛其子豈欲殺之哉幼之不圖長而無及勢必至此史臣謂霍氏之禍由

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之所致噫此固光自取也而宣帝亦有以使之帝即位年十九矣民之情偽吏之得失盡知之矣方且謙冲退托舉國而聽於光莫敢一搖手凡尊寵而委任之者皆所以報光也光薨帝宜攬威福之權正君臣之分以張帝室所以待霍氏者亦宜優以祿秩厚以賞賜稍奪其重任陰散其邪謀庶幾全終始之恩而不負於光矣帝乃不然大封諸霍並據要地又以兵柄分授諸壻䣜其心稔其惡聽其自潰一舉而滅

之靡有遺種略無分毫顧惜之心以愚觀之意固有在也傳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宣帝待霍氏之術也帝在民間聞霍氏尊盛心已不喜光也居不賞之功握非據之權挾震主之威以臨之帝積不平固非一日驂乘之際禍已胚胎帝不憚虛心斂容而禮下之者皆非本心蓋帝無霍氏久矣隱忍而不發者不欲負光也又以光專政日久子壻秉樞機操權勢傾動中外亦不敢以輕發及聞許

后之死帝有詞矣猶且堅忍若有所待蓋光之功德當十世宥而毒殺許后之罪不過霍顯一人以功準過未可以赤族帝祕而不言待以舊恩委以要職誘之使亂至於誅滅帝之心以為我之報光者盡矣霍氏之所以誅滅者蓋自取也是何異以錦繡蒙陷穽而使人由之乃曰非我也彼自取之也且霍氏之威許廣漢言之蕭望之又言之張敞徐生又言之帝畧不介意以是知帝之意固有在也噫帝真少恩哉

又論

天下之禍其發有端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之明君憂深思遠於念慮言動之微必謹其始不敢輕作妄舉蓋恐毫釐之差基後世無窮之禍也夫漢之亡也以外戚外戚之禍不起於哀平而萌芽於武帝田竇衞霍繼踵將相武帝實啓之唐之亡也以宦官宦官之禍不生於僖昭而胚胎於明皇楊思勉高力士持節監軍明皇實啓之故創業垂統之君所以貽厥孫謀者預為之防

曲為之制遏絶禍亂之原莫不備具傳之嗣君猶以喜怒愛憎變更法度至於敗亡况吾開其隙而誘之哉漢元帝任用恭顯幾亂天下世以為元帝不明之過以愚觀之宣帝有以啓之也當宣帝時恭顯已為中書令僕射任事久矣其親信貴幸雖不若元帝之世然用恭顯者自宣帝始宣帝用之如此之久其人精專可任無疑矣况恭顯之巧慧邪僻能得人主微指固有以當元帝之心故其逌殺師傅廢錮忠賢誅戮言者愚弄元帝於

掌握如保母之玩嬰兒終帝之世專權怙勢公肆姦欺

無所畏憚雖曰元帝不明之故非宣帝啓之何以至此

或謂恭顯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其才亦可用也在

用之何如耳宣帝在上勵精為治人人自奮其能故恭

顯無所用其姦元帝優柔不斷小人得以乘間而入雖

知其姦亦不能制借使元帝有宣帝之明雖百恭顯何

患焉夫元帝之仁柔宣帝知之熟矣嘗有亂我家之語

宣帝知其仁柔宜選剛正之士以輔導之反令刑餘之

人久典樞機留以遺元帝可乎況中人用事非感時所宜有宣帝之時賢公卿在下比肩帝五日一聽政丞相以下奉職而已不能朝夕與賢者圖治於廟堂之上乃與宫掖掃除之隷謀事於帷幄之中豈所以貽厥孫謀者哉夫堂下百里君門千里天下之事九重不能盡知故以腹心之寄付之大臣又置耳目之官以糾察之强明自任之君惟恐大臣之負已大臣見疑勢不免詢謀於左右左右之臣窺其罅乘其機必有以中人主之欲

陰取威福之柄而竊弄之人主蔽於朝夕之所親狎疏遠之言無自而入蒙蔽之姦無自而知所以馴致於亂亡强明且爾況其下者乎故宣帝一用恭顯而元帝竟以恭顯亂勢使之然若夫敗德亂常之事出於庸君闇主後世猶以為戒不敢蹈覆車之轍惜乎宣帝漢之明主而乃有此後嗣何觀焉噫元帝不足道也春秋責備賢者愚為宣帝惜之

陳平論

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此高祖顧命之言也平天資詭譎動輒任數帝雖頼其智以取天下然至死猶疑之愚考其平生誠可疑者捐金以間范增偽遊以禽韓信賂閼氏以解平城之危凡所謂奇計祕策無非出於變詐君子或恕之者以其謀國則忠也天下已定智無所用一於謀身而已其保富貴固權寵謀身之巧又有甚於謀國故懼吕后之不安也用張辟之言請拜吕産為將將兵居南北軍於是起吕氏之權畏吕后之不悅

也背高皇帝之約立諸吕為王於是產吕氏之變平之
阿意順旨求媚於后唯恐不至者乃所以自為身謀也
至使諸吕作難幾危社稷皆平有以召之平之難於獨
任至此可見然非特此耳方其大臣共誅諸吕平不任
其事乃令周勃先入北軍是以勃嘗試諸吕也及其迎
立文帝平不有其功以位授勃而甘處其下是又以勃
嘗試文帝也蓋人臣而專誅危事也成敗固未可知事
成則平同其功不同則勃任其咎所以讓勃先入者此

耳人臣而廢立大事也禍福亦未可知帝疑之則勃為禍首德之則平不失為定策功臣所以讓勃居上者此耳夫平之雍容退託主謀而不主事類夫謙謙君子殊不知平之心又為身謀者也蓋平詭譎無所不用其智在高帝時則免於蕭何之囚繫在呂后時則免於王陵之廢出在文帝時則免於周勃之侵辱平歷事四朝皆以智免其謀身之巧又可知矣由是言之平不止可疑亦可畏人也世之言謀臣必曰良平夫平豈良之儔匹

哉良之學出於黄老平之學出於縱横黄老則近道縱横則尚詐黄老則有不必為縱横則無所不為觀其行事察其存心良平之賢否不待較而明矣故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蓋亦有所慊而云耳

王陵論

論者多曰處天下之事者貴於濟不貴於速危言極諫直攖其鋒則事敗而身危蒙垢忍辱待時而發則事成

而身安噫此一說也後世患得患失之士往往藉此說以文其姦平居暇日持祿養交渾然不見圭角世亦莫測其故及其臨事佖佖俔俔俯首强顔偷合苟安以固爵位慷慨敢言者反以輕慮淺謀啞之愚俗無知之人競信其説曰彼固有所待也其人幸而死且斥不預於成敗之際又以為不幸而痛惜之若人者外竊君子長者之名内規市井屠沽之利一唱百和自以為是而人莫能破其說此孟子所謂德之賊也昔者高后欲王諸

呂王陵面折廷爭平勃唯務順從卒能誅諸呂安劉氏者平勃也以成敗而論陵可謂之無謀夫白馬之盟當時大臣皆預焉傳不一再遽欲背約陵安得默默哉平勃阿意承旨隱之於心有愧於陵多矣平詭辭自解乃曰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且諸呂之王高后稱制之初年祿產蓋未用事當是時劉氏固自安也平何以知其必危乎固多智或能逆料其然身為大臣要當為國遠慮絕其萌芽遏其源流無使滋甚今也坐視不問

養而成之激而溢之徐起而緩圖豈不殆哉況以有限之年求難必之事邂逅不如意二公或廢或死遺之後人烏能保其必濟乎愚是以知平勃之功適有天幸也方其廷議之時陵已白發其端平勃從容一言以繼之若曰高帝盟血未乾天下共擊之語諸侯王所知也諸呂之王恐非所以愛之持是説以進爲有詞矣后雖强悍或可以利害動不然以死爭之可也后内畏人言外懼禍變其謀必沮諸呂之王亦因以少抑矣不知出此

反遂巡畏避莫敢忤其旨委曲承順唯恐或後至使呂氏四人分王大國幾半天下放肆縱弛無所忌憚幸而不數年間高后死呂氏子弟材智下不足以為大患故偶成平勃之功借使產祿輩一人傑立挺出高后百歲為之宗主成其羽翼王莽之禍未必不起於此時平之權譎勃之庸鄙亦不敢保其為漢純臣也善乎爰盎之言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方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太尉適會成

功此當時目擊者之言也夫所謂社稷臣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陵不負高帝之約堅守固執有去而已近於社稷臣也世以成敗論人者退陵而進勃果公論乎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故為人臣當以王陵為法詎可優柔委靡闒然媚於當世以僥倖一旦不可必之功乎又況有平勃之功則可以贖過無平勃

之功徒竊名以規利迹其本心不容於春秋之誅患得

患得患失之士以平勅藉口後之學者靡然從之士風

日以衰壞天下不復有節義之士其流禍豈淺鮮哉故

愚不得不辯

申屠嘉論

古之所謂大臣者厲節行正詞色謹法度垂紳端笏於

廟堂之上風采所及足以折姦回之氣殄陰邪之謀故

人君專其任厚其禮重其權者所以尊朝廷衛宗社也

愚歷觀漢相申屠嘉近之嘉剛毅方正凛然有大臣之風故愚每歎慕而不已夫鄧通文帝寵臣也通方貴幸傾動一時宜其負寵恃貴不為嘉屈嘉乃移檄而召之如取囚隷廷責而辱之如待僮僕坐府中通免冠徒跣頓首而謝其傲慢之容驕悍之心固已消鑠殆盡而況白刃及頸魂飛膽落豈復有生全之望蓋幾死而幸免且嘉之召通帝可以固執而不遣通可偃蹇而不來帝不能庇通而使之前通不敢拒嘉而就之辱嘉非有陳

平絶人之智周動震主之威然而當時君臣皆嚴憚之者其故何哉必其平居秉義守節毅然不可奪素有以服人之心也夫嘉所立如此意其學問有大過人者故能振厲英發盪人耳目夷考其傳初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征伐特一力士耳班固亦以無學術眡之無學之人所為乃能若是耶蓋其天資之美見義必為無所顧忌雖力學者有所不逮也彼貢禹孔光為時儒宗禹交結石顯以取爵位光畀事董賢以固寵禄服儒衣冠傳先

王語高談極論人莫能屈一旦臨事反不若一無學術之人是豈學術之過哉蓋氣質之美者雖不知學術而立朝大節多與古人暗合氣質之畀者雖以學術矯揉之終不能自立於世其所禀者異也故君子學以成其材小人學以濟其僞嘉也氣質之美輔以學術其成就當不止此禹也光也氣質之畀假學術以文姦言耳世之議者每以學術之工而輕恕小人以學術之陋而責備君子風節如嘉雖不學固未害班固以為嘉無學術

與蕭曹陳平畢固號名儒附麗權要身陷大戮所學果何事耶乃反以無學貶嘉多見其不知量也若夫後乎嘉者一汲黯吾有取焉而武帝亦以無學鄙之噫時君世主既已狥其名而不求其實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者又從而責備之為君子者難矣哉

記

定齋記

愚以定名齋隨所寓而牓之朝夕從事于斯所謂有一

言而終身行之者凡人初生一性湛然及其少長六根誘于外七情汩于内日與物接膠膠擾擾方寸始亂矣譬猶水之體本清風撓之則濁鏡之體本明塵翳之則昏風止而水自清塵去而鏡自明人欲靜而心自定心既定如止水明鏡表裏昭徹大可以鑒天地細可以燭鬚眉物物現前如空中花㰟去㰟來于我何有故死生禍福得失榮辱不足以動吾念吾之所謂定者常自若也以此燭理何理不明以此臨事何事不理以此處富

貴貧賤患難無所往而不自得愚幼而讀書長而學道粗達此理一嬰世故汩没于利害是非之塗定力不固未免為外物所遷今年踰知命閲義理多矣念念純熟心境兩融于此道亦庶幾焉苟進而不已確乎不拔雖聖賢閫域亦不難到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噫此聖人之事也愚不敢不自勉

靜觀亭記

余居草堂日涸人事賓客遝至書疏紛積應接靡暇甚

者俗物猥務常敗人意神疲體倦思欲燕息而不可得乃為亭于堂之後取明道先生詩名曰静觀亭前植花藥十數本亭中了無一物氛埃不及人迹罕至時休其中齋心滌慮隱几而坐一日有客直造斯亭卒然問曰子所謂静觀者端然默坐而已耶余曰子所見者外也余所觀者内也余方縱觀天地之大萬物之夥盈虚消長榮悴生滅皆在吾目中返觀諸身天地萬物皆在吾分内物我為一渾融無迹已而淡然忘物嗒然忘我物

我兩忘頹然于無何有之鄉凡余目之所見與夫心之所得余且不自知而况予乎予亟去無擾我客俯而出因書諸壁以為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齋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卞爾嚴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晉

定齋集卷十三

宋 蔡戡 撰

序

送陳侍郎序

古之君子以道自任其出處大節卓然不類于常特立獨行有我而已道行于時雖抱關擊柝不以為辱非其道禄之以萬鍾若將浼焉不一日留也生死禍福貧富貴賤無以動其心况其餘哉夫官貳卿陳公信道篤而

自知明古君子也出入禁掖有年矣為君藥石為國著龜為善類所依為小人所憚天下翕然尊仰之蓑公大用一旦引疾丐外上可其奏乃詔公入内閣出刺大藩朝之賢大夫與夫四方有識之士咸以為不當去或有請于上强公少留公歸志浩然挽之不可得一辭而退行之日車轂相擊祖于都門之外道路悚觀咨嗟嘆息共言公之賢而惜其去門下士蔡某獨嘻笑而長歌客怪而問曰公行矣吾曹將疇依衆皆戚戚敢問何樂豈

非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長歌之哀過于慟哭者歟某曰不然衆皆戚戚惜朝廷真賢之去某之樂樂公出處大節合于道也非真樂耶方今聖天子在上皇皇焉思中興之治寸長片善悉羅而用之如公之賢在朝能幾人天子豈棄賢也哉會公請甚力姑勉從之他日納君唐虞收地河隍當在公也行有詔矣衆客更懽忻舉酒屬公曰蔡子之言然公當為蒼生而起

送岳大用序

士有挾負才氣而反為累者非才氣之過也用其才養其氣之為難也學以養其氣氣以用其才有是三者然後可以謂之成人嗟乎搢紳士大夫恃才使氣傲上凌下銜口逆突動輒忤物自謂天下莫已若世俗無知之人方且指以為介為直為賢及其臨事而敗蹈禍患而不悟又以為不幸而痛惜之吁亦惑之甚矣有人焉韜光晦迹自處於無用之地循循然似不能言莫不相聚竊笑以為無能一旦遇事奮發處之以倉卒擾攘而不

亂臨之以利害禍福而不移立大事業收大功名者往往多畀時無能之人於是驚愕震竦畏慕之不暇又以為出於不意是皆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論其氣而不知觀其所學也世嘗悼禰正平之不幸而危杜子美之僅免正平既傲曹公又傲劉表終不免於黄祖死公云等道此何語耶子美乘醉踞牀斥人父名嚴挺之乃有此兒此何語耶敵已以下受之不能堪况其上者乎正平之死蓋自取之非不幸也子美僅脱虎口岌岌乎

殆哉噫有才而不能用負氣而無所養反不若庸人懦夫碌碌以保其身之為愈也岳君大用挺超卓之才禀剛鋭之氣患難窮困愈挫而愈不衰發而為文清逸曠快亦如其人士類翕然稱之今將官于湖南索余言以别余謂有是才也有是氣也必待學而後成所學既至所養益深進而愈退高而愈下不以已長矜於人不以所有暴於外權輕重而後發不發則已發之必驚世駭俗萬鍾之禄不能加當如吾孟子威信敵國當如藺相

如臨大節而不可奪當如顔真卿庶幾不負所學無愧於古人矣下視禰正平杜子美以此較彼孰得孰失雖然大用天資高明積學深至其自處固不倫矣何待余言哉切磋琢磨朋友之義輒言以相悅又非大用之所望於余也故序以告之

蘆川居士詞序

少監張公早歲問道於了齋先生學詩於東湖居士凡所游從皆名公勝流年未强仕掛神武冠徜徉泉石浮

湛詩酒又喜作長短句其憂國愛君之心憤世嫉邪之氣間寓於歌詩紹興議和今端明胡公銓志在復仇上書請劒欲斬議者得罪權臣竄謫嶺海平生親黨避嫌畏禍唯恐去之不速公作長短句送之微而顯哀而不傷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非若後世靡麗之詞狎邪之語適足勸淫不可以訓公博覽羣書尤好韓集杜詩手之不釋故文詞雅健氣格豪邁有唐人風公之子靖裒公長短句篇屬余為序某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

詩文久矣竊喜載名于右因請以送別之詞冠諸篇首庶幾後之人嘗鼎一臠知公此詞不為無補於世又豈與柳晏輩爭衡哉公諱元幹字仲宗自號蘆川居士云

跋

跋張大資政奏議

右故大資政張公全真奏議二十五卷公仁人也其言仁而不肆切而不迫當於事情達於國體而不離於道德賈誼陸贄之學未能遠過聞之當時公在人主前論

議反復曲折著明心平氣定期以寤移上聽而後已故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嗚呼盛哉吾以是知光堯之興也方是時披榛莽立朝廷而庶尹允諧百工維時以躋登再造之業左右調一繄公之力焉紹興間諸老相繼困踣嶺海公優游里居身名俱泰了無敢睨公者吾益以信公之仁天且相之矣夫急言竭論犯言未信之前以幸必不可成之功掠名釣位而去國於何有哉故願出公之書以與世之憂時愛君之士共之而非以私於

已知也

跋東坡先生墨蹟帖

鍾王無文稱韓柳無書名惟東坡先生詞翰俱妙卓冠今古岳大用家藏此帖蓋先生夢中所為詩文而醉後所書也常人醉夢時顛倒錯亂何所不有先生乃超絕如此真天人耶乾道已丑八月二十有一日觀于二樂堂

跋尚大鄰祖與知已書

古人重知己之義以死報曷若以言哉尚公忠於知己如此使其立朝事君決非持禄固位者其將漕嶺表公之曽孫中庸適在幕中遇事不肯詭隨今觀此帖乃知家學之有自也

跋周昉雙陸圖

凡書畫以氣韻為先形似備具而氣韻索然不得為名筆唐徐彥遠畫記云周長史畫人物初年太肥晚乃稍減此疑初年筆也然眉目生動意態閒遠當於形似之

外求之

贊

定齋自贊

其才疎其學迂其形拘其貌愚既無富貴食肉之相又非山澤列仙之臞若人者横陳鼎鍾而志不泰流落山澤而容不枯

孟光贊

猗歟孟光古之賢婦屛棄綺縞布衣麻履閨門之中事

夫有禮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凡今之人多乘厥夫以陰制陽甘心傭奴誰謂伯鸞彼凡人耳能使其妻致敬如此女德無極養之固難反躬自責當無愧於伯鸞余得齊眉圖或傳李龍眠筆按本傳孟光肥黑而醜力舉石臼不應嫵媚如此豈伯時失于考據耶或非伯時筆而傳者過也然伯鸞德耀之賢今亡矣故余三嘆息而為之贊

祝文

謁廟祝文

喬嶽配天在東作鎮廟像之所乃徧四方某以譾恩來

守此土謹遵舊典祇謁靈宫惟帝仁民導和却沴吏茍逃責亦帝之休

告城隍祝文

某忝承嘉惠假守此邦與神分職幽明共庇千里莅事之始敢以虔告宣布德意勤恤民隱惟吏之責雨暘時若疾癘不作亦神之休

勾芒神祝文

盛德在木獻歲發春爰出土牛以戒農事為酒為醴敢

敬請于有神如茨如梁庶終期于無害

諸廟祈晴祝文

舊穀巳殫新穀未穟望此夏田引日為歲芃芃其麥淫雨害之穡夫告病刈穫失時民既怨咨吏恐坐視用瀝丹誠徧走羣祀惟神善應曰暘則暘呼吸之間反災為祥民免阻飢吏逃罪戾神食此方庶亦無愧

謝諸廟祝文

多稼如雲秋成在望失時不雨穡夫告窮惟暨乃僚竝

走羣祀神不緩聽膏澤應祈百穀用成千里胥慶敬陳薄薦少答神休神其鑒茲以永靈賜

春祭祝文

春祈秋報從古已然東作惟時民用舉趾率遵舊典咸秩百神祇謁靈祠恭陳菲薦惟神降鑒佑我穡夫日雨日暘三時不害庶臻景貺以格有年惟吏與民敢忘報答

雜著

永嘉勸農文

國家聖聖相繼政在養民故於稼穡之間尤急先務仲春之月申命守令躬即田疇勉以農事遵舊典也聖天子猶慮空言不足以示勸迺者詔减今年租税之半以寛民力所以愛民之心養民之實過漢文景爾等何修何營以答上賜是宜更相率勸樂善就功無失天時無違地利無游手以趨末無惰農以自安人力既至則稼穡必豐租入既輕則輸納必易廩有餘粟家有餘財鬬

訟寖稀盜賊不足駸駸乎趨禮義之間庶幾助成文景之治豈不美哉爾等其以是言歸而告諸子弟使人知聖天子愛養之意不為虛文爾等所以報効之誠可不自勉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又

太守來莅是邦于今年餘矣雖無善政殊績為他日邦人去思然而明天子德意志慮敢不奉承而宣布之固未嘗横賦斂以傷農力興工役以妨農時縱姦慝而害

及良民峻刑罰而濫及無罪凡太守孜孜汲汲以爾百姓為念者蓋亦仰體聖天子愛養爾等之意唯恐不至也去年二月太守躬即田疇延爾父老勉以農事爾父老惟吾言是聽胥訓告胥勸誘謹乃時力乃事故天報以豐年爾等今日衣食粗足輸納無欠安居樂業吏不及門者皆前日勤勞之效也今年太守復來舉酒相慶惟爾等雅知天子之意稔聞太守之言又見勤勞稼穡其效如此固無待於勸太守二年終更行且去矣太守

雖數遷易而天子愛養爾等旦旦不忘爾等服田力穡所以答聖天子之賜者故當歲歲如一爾等其勉諸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隆興府勸農文

太守奉詔來牧是邦幾一年矣仲春之月躬即近郊延見父老勉以農事遵舊典也爾等其聽吾言豫章之田瀕江依山高下相半常有旱乾水溢之憂土瘠民貧故雖豐年僅能卒歲一遇小歉民以乏食告矣蓋地利不

可兼天時不可必所可恃者人事耳今兹土膏脉起農事方興出入田疇浚治溝洫盡力耕耘相與勉人事順地利以應天時此吾民之責也吾聞病農者非一莫甚於為盜每閲訟牒未甞不惻然念爾民之拙於謀身而輕於犯法也夫田各有禾爭者已非義況豪奪他人之禾乎耕必用牛屠者且有禁況盜殺他人之牛乎是皆游手偷惰之徒不事農業肆其强暴縱其口腹冒觸憲網禍及乃身怙不知悔良可悲夫爾等誨而子弟勸而

鄉閭彼此相安各食其力無失天時無遺地利無游手以廢本業人力至而田野闢田野闢而衣食足衣食足而盜賊消盜賊消而訟獄息訟獄息而風俗歸於醇厚迨至秋成禾黍登場雞豚社酒以歌豐年飽食煖衣以適終歲爾乃自享其樂雖若無預於太守太守亦將坐嘯黃堂以樂爾民之樂也爾等其勉之

青奴傳

青奴姓竹氏其先封於孤竹君後以為氏父干渭川人

有直節義不仕秦二世聞之怒徵至咸陽二世曰此君欲為孤竹二子耶吾聞賢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視之遂夷三族兩女輸織室長曰桃笙次即青奴也秦亂為人所畧賣漢寢中郎夏侯嬰得之以獻漢王有詔納後宮久不得幸一日上避暑未央殿愠甚顧謂左右曰何以解吾愠左右進桃笙上一見灑然桃笙曰妾無寸長蒙陛下慰藉光輝如此妾敢不展布四體以奉陛下妾女弟青奴頗有節操妾所不及陛下誠得此內助付以股

肱之寄可安枕卧矣上亟召之翹足以待既至曰昨夕夢龍據妾胷妾不才得備枕席之末豈非天耶上拊之曰吾聞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世乃有此人乎昔秦始皇求白雲鄉朕得此清凉鄉足矣於是寵傾後宫封凉國夫人追封父干為渭川侯食邑千户以族孫蒻為嗣改葬淇園置園邑二百家上每燕寢二人必俱侍他姬莫得進戚夫人之屬相與譖於上上始不信曰朕非姬氏寢不安若等不復言會淮陰侯韓信亦間之諸幸姬

因言曰青奴有刺骨之㬥將不利於陛下上乃疑卒召二人至青奴若芒刺在背畏避不前曰妾有寒疾不可以風上見之毛髮為灑淅怒以足抵於地自是不復進御青奴既失愛鬱鬱無聊塵垢滿體乃作團扇詩以自況上以觖望幽之永巷以憂毀卒青奴貌雖不揚而肌理玉雪爽氣逼人性巧慧多口中無他腸以是寵幸㶣淡泊無嗜嘗勸上清靜寡慾上曰吳姬越女伐性之斧愛我者青奴也桃笙月餘亦卒筠傳子至孫篠不肖以罪

廢國除其族散在天下東南尤盛世有隱德幽人逸士多從之遊

贊曰夫人之賢近古淑女豈非有夷齊之遺風耶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夫人淡然無慾蓋非爭妍而取憐者不幸為諸姬所讒竟以幽死悲夫

祭文

祭胡端約文

惟公祖風烜赫族望高華典刑具存表揚世家揮麈清

談柱笏遥睇風流自命王謝子弟公方燕居杖屨幅巾寄傲南牕義皇上人公方宦遊政先愷悌撫字勞心召杜循吏戲弄翰墨一時珍藏温潤秀美規摹鍾張欬唾成珠萬口膾炙清新閒遠睥睨陶謝冥搜怪石環列坐傍嗜此成癖竒章賛皇胸中丘壑萬里咫尺以此自娱志和摩詰如公令德謂當百年豈其微疾遽隔九泉如公美才宜在髙位如何不達任止半刺天理難詰人事好乖善人已矣云胡不哀惟我與公辱親且契交游忘

年姻婭奕世把酒對菊哦詩詠風有唱必和無言不同人生幾何聚散兒戲追惟疇昔恍如夢寐河梁之别歳辰一周哀我先君逝川莫留況復與公同生辛丑淪謝相繼禍變希有初聞公訃闔門震驚悼親念舊涕泗交零昔登公門公必倒屣握手話言式燕且喜今登公堂徒聞哭聲入拜公像不見其人片文寫哀斗酒為酹想公如生尚能一醉

祭丁待制文

惟公孝友之行與古追配英特之材於今鮮儷頭角嶄然見於弱歳揮翰如飛老生退避雋譽四馳俯拾上第賈生少年志大氣銳一書萬言三表五餌天子前席仇方褫氣自此結知中外歴試擁麾乘軺所至輒最蜀道來歸入儀卿寺輦轂彈壓豪强斂畏禁路政塗跬步可致性直多忤才高見忌不容何傷奉身而退東陽調守合淝謀帥詔特起公再膺劇寄謂當政成趣歸近侍云胡不淑中道而逝九重興嗟寵以次對聞者盡傷況于

朋類惟我與公總角事契同門友生同升進士相期功
名相勉道義夫何小嫌間言三至公雖髙明未免疑貳
我心炯炯質諸天地公亦晩悟昨非今是握手傾心不
我終棄共保歲寒没齒毋替忽聞訃音駭愕隕涕職守
拘縻莫不臨隧千里緘詞寓此誠意幽明之間了無所
愧尚饗

祭亡弟允夫文

嗚呼哀哉吾弟允夫生稟令資言不妄發行無小疵種

學良苦緝文甚工一命不霑萬事已空嗚呼哀哉死生常理人孰不然惟子不壽遽棄盛年修短有數古今不齊惟子無後誰其嗣之老母哭子少婦哭夫何所歸咎天乎人乎況我同產惟子二人子從我學我為子婚我仕我已莫不我隨踰嶺以南泝江而西水浮陸走雪虐風饕如子羸瘠豈堪其勞我不知止乃以累人子之屬疾得非我因病不我告懼貽親憂養成此疾百藥弗瘳棄我而死嗟我之屯奪我賢弟天胡不仁臨絕語我以

柩東還居官有守欲去孔艱我亦何心忍爲此留露章
丏祠行矣歸休先護子喪權厝毘陵他日改卜必求佳
城顧我終鮮影隻形單念子長往魂孤骨寒安流以濟
忽恐忽驚瀝酒告哀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定齋集卷十四

宋 蔡戡 撰

行狀

故端明殿學士王公行狀

公之先華州人唐末巢冦挻亂避地慶州家焉公生於涇州姿禀粹美丰度凝遠少師嘗曰此吾家黄叔度也蚤嘗從和靖先生尹焞學探窮理盡性之妙講貫經旨周知物情尹深器之紹興元年以少師任補京秩八年

奉祠以便親養明年丁瑯琊夫人憂又明年丁少師憂少師葢以不主和議忤時相出知潭州再貶道州以卒公兄弟護喪居南康之都昌乃相謂曰家難至此睚眦猶未已懼不免禍盍謀遠徙以避之巫山吾先少師之所舍也因居焉二十年九月果中飛語逮捕峻迫人為公危之公平生學力臨難不茍舒徐區處居者行者之計意甚暇豫比至大獄告者自相抵訐不辯而直迎附者猶欲傅致深文公以家世忠孝寧死不當受誣蛾語

侵時相竟坐謗訕謫梅州築樊圃藝蔬茹暇日從諸生講學相娛悅了不見遷態以南方無醫手劑數藥求者輒予之所活不可計道遠不能以書隨乃次録所記命曰羣兒故事以誨飭諸子聞者競傳州人家有其書二十五年十二月拜自便之命尋甄叙元官時三兒皆已物故公自廣之蜀間關萬里訪求孤惸有流落不振者各經紀其生業遂返巫山故廬杖屨林泉有終焉之志會朝廷盡復少師故官公亟展墓都昌感上恩之漸雪

幡然改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調瀘南鈐司幹官時年踰四十矣實初試吏而政事諳練憲章明習若素宦然婉畫之當出人意表剛毅有守不為勢力揺沮瀘川闕令帥難其選檄公攝事公即日請往戴星出入省斷究菑抉剔荒蕪瀘邊夷獠民風愿樸多西游民占數罔利根株蟠結自為長雄專事武斷官吏不敢誰何民無所訴及是懾公嚴明迭相規飭一事不至公庭善類吐氣真令及境皆願借留譽處甚休在瀘三載凡三易帥俱

薦公以四科隆興改元十一月虞公允文以尚書制荆
襄尺書造公廬辭旨鄭重邀公以鄧倅且貽書夔帥暨
諸司委曲敦遣既至則倒屣迎勞恨相見之晚語寮屬
曰王公當今第一等人半刺豈足以覩設施檄守光化
軍光化經劉蕚蹂躪之後民力刓敝加於他州重以異
時守土率行一切之政號令不常民聽滋惑公既盡力
以摩撫瘡痍又悉意以奉行法令倡率其下剛柔緩急
因事制宜百姓皆以為便巳有陂湖隸公帑前是歲一

竭澤以為常公謂曷若廣上好生之德施為生池刻石以識居數月郡計既充則葺城池飭邊備百廢具舉虞公允文聞之遺公以書曰真得良二千石為之喜而不寐未幾制司罷局公以辟命亦解綬去時新劃唐鄧大江以北唯光化與襄陽相為脣齒公涖事踰半載敵無飛塵之警及行百姓遮道乞留諸司交章欲挽終任公曰辟官從所辟罷法也況宸翰丁寧切至豈有身為長吏而自為違君命耶士大夫進退惟義竟歸巫山二年

汪公應辰制置四川辟守永康沈公介制置荊襄辟置幕府沈檄備朝旨不許辭公遂東下乾道元年二月到官四月赴都堂稟議結局引見内殿極論名實之辨乞精選部使者賢守令考別實效以赴事功用激偷惰上深然之且曰卿名父之子行將大用盡行所言不數日除大府寺誥詞畧云來對便殿儼有遺風行乎患難而志不渝客於諸侯而名愈立有旨參政虞公允文宣諭令條具京西湖北民間疾苦事公八事應詔皆人情所

顧行無矯拂語上尤器重之居亡幾何兼權戶部左曹郎官公以初官中都嫌於驟進力辭旋將旨措置兩淮官莊公按行所至開諭重本之意州縣樂於趨赴增種宿麥一倍其冬復請重力田之科詳定賞格以信率天下上嘉其請是年公陳乞給還少師恩數子姪補官者五人二年力丐外補差權閬州續除淮南轉運判官三年虞允文以同知密院宣撫四川陛辭乞公偕行曰王某深知西邊利害改利路漕兼四川宣撫司參議官蜀

承積弊之後百度廢弛人情偷惰一旦虞公以本兵臨之遠民拭目以觀新政公從容開説條畫事宜如㪘軍籍團義士量緫計以裁費不嗇不耗舉歸於中規摹經畫先後次第井井有遠圖公之力居多四年春以直秘閣安撫利州兩路兼知興元府興元少師舊治威望猶存且公任宣幕日嚴著聞蜀士以是似美之洎之鎮耄倪夾道聳觀嗟異之聲相屬既至嚴義士保伍之令勉其農時訓於暇隙有皇甫倜善御衆拔自偏裨中奏為

利州總管以激厲其徒軍聲大振是時疆埸多事往者死事之家其子若弟多流落邊州雖抱負材畧無以自展白丁者不免飢寒有官者或未得禄公乃廣募良家子弟肢𣶣費以廩之歲餘顧從者幾二百人齊之紀律給之器仗使之各習其所能而訓其未至知書者則授之百將傳以導其智識又拔其尤者二人為長貳以總之由是皆知自愛公每語人曰若於此中養得三四輩人物異時堪為將帥乃區區報國之微願也漢中控扼

西邊形勝險固往少師寨米倉山不但阻絕要害且置阱於腹中殲侵軼之騎敵覘知之不敢南盼其後寖以曠弛公毅然欲城之議役於宣司將丐度牒於朝廷以給工費屬名還不竟其役公居官庶務截日整辦旣被命代者吳拱即趣之交類帑庾錢穀薄書文歷信宿畢具人服公之素治去之日軍民父老依依不忍別有涕泣者用私直僦舟東下槖無蜀裝惟俸給緡二千所過鎮務畢輸稅無慮費三百緡在道促命再至除樞密院

檢詳有大臣出判荆南語人曰舟楫經從不可勝數唯
王檢詳乃清白之舟公到闕首陳正心誠意之學儻能
力行其效日致非虚文也上嘉納之及進陜西河北地
圖尋除左司員外郎有旨遣使北界公以先臣不主和
議固辭不行優詔襃允有志節可尚之語權兵部侍郎
尋兼侍講講筵故事舊講官開端然後新講官繼之蓋
聖朝優儒恐未習進止前講一日曹吏白故事公遽問
大畧曰若止此何必舊講官耶首講需卦至九五爻言

人君歷險以立國詎容存意於飲食間必於日昃不遑之際興民情難保之思或疑非先儒舊說公笑而已既講上歎賞之次訟卦言是卦諸爻不永所事不克訟復即命渝之類由九五體中正之道為聽訟之主故能已訟若此皆語含規諷意出訓詁他皆類是權吏部侍郎封安化縣開國男兼權吏部尚書未幾試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如故銓曹積獘已久綱紀頹廢法令紛糾官不知所守吏因緣為姦公命創置官簿取前後著令及申

明續降以類相從而編次之吏毫髮不得隱由是宿弊頓革綱目既定流品肅清無能欺者人服其智七年江西湖北告饑義廪不能以賙公提舉左藏南庫具知儲蓄之數勸上盡捐此以活民有民則有財從之兩路之民戴上恩施脱於溝中之瘠一日上覽貞觀政要慕太宗之治得吉與二三大臣入對選德殿上親灑宸翰問德仁功利之説公對畢退復以其意奏疏大畧謂道有體用治有本末德仁體也本也功利用也末也德修而

功自立仁施而利自周又謂功有未成者將帥未得其人也利有未至者監司郡守未盡得人也願精擇而久任八年二月賜進士第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與張說並命公上章懇辭且謂臣去年嘗論張說不協人望為承旨為知閤尚且朝論不一今一旦在政路與之同列若或緘默苟容是臣前日迫於公論今日利於榮進始終自叛其說凡三上章至拜於榻前數四皆慰諭不允是時諸軍連年揀汰人心不安公

言老弱不勝兵者誠難在軍然齒壯力勝之時披堅執銳常効微勞一旦揀汰遂有溝壑之憂雖陛下憐之使就食州縣而財賦逼迫無所從出不免取之齊民因以不安況諸軍之少壯者無不動念乞行下諸路檢照一郡之内揀汰幾人添差養老所費之數案名來歷足以支撑如有闕數必朝廷别行措置俟可盡給然後立為定制按閱差撥議者韙之公初入朝實丞相虞公薦一進對遂結主知公自謂再世受恩誓以孤忠報國且天

資峭直不肯折節權貴公繼室李氏文定之曾孫有要人自謂李氏出子首叙姻好公峻詞以拒之為屬右府時都承旨用事久勢傾中外莫不影附公視之藐然一日抵掌論兵公曰談何容易如是者三坐客皆失色而罷由是銜公張説並命公深鄙之力辭不獲對客每以為言張雖與公面交而心實惡公虞公既出撫蜀道公自知孤危不能自立淮南謀帥公固請行諸要人亦陰排之得旨令條具備邊之策奏十有七事九年正月遂

解機政除資政殿學士安撫淮南印從中錫合兩路為一道且命公以嚮所奏力田之議併推行之公陛辭從容奏言臣曩歲承乏監司奔走淮壖誠見列城守令人自為政勸耕備禦舉無一定之規亦嘗畧有奏陳至於施行有待今日聞諸古人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如臣此行怯懦者未必不謂臣識闇慮淺導陛下以開邊雖陛下洞照本末豈無三至之疑惟聖志先定確然不移則衆譖自銷功業可就上皆聽納慰勉之至曰卿肯為朕

出撫淮南社稷之福也公恃以無恐開府之日首揭榜於通衢及移檄邊州毋得徼功生事時兩淮監司守臣皆權貴姻黨苞苴公行賄賂成市公至首劾盱眙守元居實淮陰守趙礵老淮西漕馮忠嘉皆不報趙尋除太府丞於是盡忤諸要人内外協謀擠公甚力在鎮未閲三月臺評遂及之上深知公不欲拒言者乃詔公以外祠舊職罷即日理舟西歸或勸少留九江公曰罪大責輕豈敢處此然故山三徑未葺亦欲息陰休影省㣙念

咎以畀餘生慨然指巫峽而西過都昌先塋燎黄道遇大雨得脚弱之疾尋復痊愈而心氣頓耗飲膳不復如初舟次黄岡薨於臨臯亭先啓手足一日驟呼家人輩席户外令酌酒語諸子似生平且戒之力學訓以忠孝人人隨其才分而啓迪之聞者固已驚疑果以是夕逝公平日未嘗學佛而洞見死生之理得喪休戚視若一致蓋淵源有所自來在梅州大慧禪師宗杲以佛學重天下亦以罪至雅聞公名知公之來亟治館以須逮至

惟深相勞苦初無一語酬酢杲以是益加尊敬平生宦達不過十年餘皆憂患之日雖功業不竟而道學日進履忠蹈信必於躬行不為空言以眩俗取譽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道同志合則開心見誠傾豁底藴了無畦町在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事有當為盡心力而赴之不顧讒毀不計劇易大抵欲力行其志不負所學性尤惇睦始官瀘南亡兄通判䕶婦弱子義不忍委之而去挈與之偕廩薄口衆痛自節約有無同之閨門之內

雖如也雅喜賔客至則設醴在謔籍或質衣治具在官如俸外增給諸司互送悉儲之公帑以須過客義不為已私故薨之日家無餘貲所居猶蓬門茅屋卒不能易也又分遣俸給致數千里外親舊之貧乏者所娶彭原君家門户益衰落公旣貴乃以其子妻其姪而歸其女姪為之子婦鎮維揚搢紳孤女為人妾者公亟令歸之割俸百緡以資嫁送其勇於義類若此自少師遭世多故又嘗位樞近不敢忘武公復遇異人指授韜鈐洞曉

諸葛孔明八陣遺法在興元日鄉兵數萬既以時訓習將罷遣公語皇甫倜且將教以五大陣乃散之倜謝不能且疑費重公曰吾撙節公帑費已先具爾其訓之射御擊刺若陣法吾自臨之一日涖教場徧閱士卒擇其勍者數百人以為隊長公親按法以授曰如是坐作進退如是疾徐疏數未數四裨校禀從已而隊伍亦樂從事舉旂一麾節以金鼓鳥散雲合觀者駭服第見其整而不知其自也大閱日興元駐劄都統有世將家者欲

往覘馮公已登壇下漏戒誓將畢軍門呵止不容入欲覘者怒閽人曰觀此公平日所為斬我不為怪為稟而后入其嚴若此公於六經無不究心而尤邃於易有易傳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先娶孫氏封彭原郡夫人節度使某之女再娶李氏封隴西郡夫人男六人曰復文林郎四川茶馬司幹官曰中孚承務郎曰觀曰臨曰大過用公身後恩澤並承務郎曰渙未命女三人長適承信郎孫成次適登仕郎任渙季尚幼公既薨諸子護喪入峽

因公所卜某所某鄉隴西夫人之兆合葬焉祔彭原夫人大過令監平江府糧料院乃迹公之實將請銘於天下之能文者而掄諸幽大過曰狀先君請以諉子某既辱公知且知公行事為詳因次其顛末敬竢采擇

大父行狀

公諱伸字申道興化軍仙遊人曾祖琇贈刑部侍郎隱德不耀祖襄端明殿學士贈吏部侍郎謚忠惠端明以忠言直道受知仁宗與歐陽公修等同知諫院時號四

諫遷修起居注掌内外制歴省府出為福建路轉運使知泉福杭州其惠政在民其遺事在國史皇考旻終宣義郎開封府工曹累贈少傅先娶吳國夫人賈氏御史中丞黯之女生直龍圖閣佃徽猷閣待制伷繼室越國夫人文氏太師潞國公彥博之女生公少傅早世公三歲鞠於外氏少長與待制俱受業於龍圖及從元祐諸公游議論文章有家法不肯追逐時好兄弟相繼蜚聲太學多中興等時號三蔡族相京初用事恥於附麗未

嘗一踵其門龍圖中崇寧二年進士第一族相故抑之
降第二人待制以上舍中大觀三年丙科政和五年公
復以上舍及第其後族相鼎盛氣燄傾一時士游其門
者無疏戚立致通顯公兄弟少負雋名族相雅愛重百
計羅絡竟莫能屈會星異龍圖上疏極論宰相非其人
宜舉漢故事黜之以應天變責監温州酒稅公自釋褐
為辟雍正改太學遷兩學博士凡四任皆以例授用舉
者改秩復不堂白徑就吏銓知濰州北海縣移京東學

司屬官秩滿通判徐州時郡守不治事多取決於公裁剖無留會營卒謀以中夜舉火為變或告公公密遣諭他營仍戒緩擊三鼓至五鼓則趣之營卒舉火無應者聞五鼓急計窮奔竄公勒諸部軍校親往追捕盡獲之一郡賴以無虞未幾金人大入京城失守太上皇帝以康王開大元帥幕府公間道謁軍門王一見留幕下同議軍事王即皇帝位車駕南渡方倉皇中道路艱梗公為頓遞官所至無闕需上每稱其能尋為神武右軍參

贊官戚方張守忠跳梁江浙間公以尺書招之二人素服公威名即解甲就降知楚州趙立本徐州軍校公舊部曲也自以武夫不嫺民事乞公為守而已專總戎朝廷以立有守禦之功重於易置乃命公貳之力辭不就除通判真州歲大寒郡火延千餘家民方露處而繼以雪老幼號呼滿道公乃闢寺宇官廨分處之發常平務廪賑給之守不可公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必得咎請獨當事已自劾朝廷賢而釋之移知滁州去之日郡

人擁過不得前有横卧道上以當車轍者曰公吾父也
微公吾死久矣在滁幾年秦丞相當國公與趙丞相鼎
王副樞庶有舊疑以為黨乃罷郡得祠紹興巳未金人
歸我河南地其情叵測即以公直秘閣知徐州兼管内
安撫公受命遽行及淮聞金人再陷中原有詔止公改
知德安府又改知和州初公與秦丞相在上庠同舍甚
厚又同年登進士第公一時聲名出秦右秦頗忌之且
以細故忤秦意繼又指為趙黨公不自安因丐祠去久

之奉丞相訪公出處於同舍生慨然有念舊語同舍以告公但一通問不及其他秦竟不樂及除浙東安撫參謀官秩滿又奉祠秦薨公亦屬疾侍郎榮公嶷尹應天府陛對從容上歷數潛邸舊人問公安在榮以疾對上歎息良久是歲卒於毗陵時紹興丙子十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公倜儻有大志少以文名壯歲從軍洞貫韜畧長於騎射力挽二石弓武夫悍將自以為莫及屢撫劇賊親造其壘示以恩信出奇應變智畧縱横

張循王俊所立戰功多公籌畫為政嚴明吏憚而民親
所去見思晚歲四奉祠浮湛里社幾二十年不以窮通
介意胷次豁達開心見誠無少長貴賤盡得其驩心尤
重信義不汲汲於財利隨有輒散親舊之貧者悉力賙
給久閒益落莫居之晏如捐舍之日囊無餘貲鬻田以
葬字畫遒正得端明用筆意喜為詩詞通音律遇酒慷
慷浩歌長嘯時以自娛議者以公抱負文武才有經世
志使入掌樞機出典方面折衝禦侮於樽俎固其宜也

乃不得志於當路用不盡其才每寓意於歌酒不知公
所蘊蓄與世殊調自政和以來至紹興末四五十年之
間士大夫朝辭窮閻暮登禁地非蔡黨即秦客公前以
通譜之親後以同舍之舊少貶以濟道其誰不然公獨
抱節窮而益堅老而彌壯卒以不偶自今視之其一時
附麗之徒煙滅灰冷視公何如也官至左中大夫賜三
品服爵建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仲子貴累贈特
進娶商氏刑部侍郎守拙之女贈濟南郡夫人四子長

曰湍承事郎通判鎮江府後公二十年卒次曰洸中法科歷户部侍郎户部吏部尚書出為徽猷閣學士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又後四年薨次曰流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幼子滉通仕郎長孫戡登進士甲科歷館職今為朝奉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曰戩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曰幾從事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曰武未命曰蔵將仕郎早卒曰蒧曰戢皆承務郎曰戲曰戌尚幼女六人長適武翼郎知楚州辛堅之次適通直

郎知明州奉化縣向士邁次適朝奉大夫知潮州潘淵明次適文林郎筠州推官張克咸次適劉溦曾孫五人公自正郎七經郊恩及致仕遺澤任子孫七人又官龍圖二孫載咸以報兒時教育之德其篤於友愛如此公以丁丑正月二十日葬於常州武進縣懷德南鄉譚墅距今二十五年矣銘誌未立何以昭先功詒後裔公勲名事業見於蚤歲一時輩行凋零殆盡門生故吏亦無一存者公之行事莫得其詳惎大懼歲久湮没無以傳

遠謹摭所聞一二以告名世之士求為之銘

定齋集卷十五

宋 蔡戡 撰

墓誌銘

故朝議大夫直寶文閣學士胡公墓誌銘

公諱堅常字秉彜姓胡氏其先家豫章今為常之晉陵人曾大父諱宿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贈太師秦國公謚文恭大父諱宗堯都官員外郎贈金紫光禄大夫父諱越修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自文恭公以文學德行

為嘉祐名臣逮修簡公宗愈敏節公其定懿公其繼踵

貴顯俱有風烈益昌其傳由是胡氏為天下甲族公生

長德門父兄之教不習而成少以蔭補官初尉建昌之

南城有旨調禁卒行在所卒憚遠役留劉近郊譁且變

公挺身赴之譬以禍福卒悔沮願益資糧公亟以郡守

命捐所職營田錢賦之卒喜請行公曰夕毋往旦將送

汝於境因寢卒所黎明乃去是日微公建昌幾亂縣多

盜每發輙得尸應賞格公曰求盜職也豈為己利哉竟

不自言徙丹徒丞用薦者改秩知臨安之鹽官縣畿甸號阜劇訟牒日以千數異時官據案列箠械民鉗口一語不得吐公削去牙枿前民致詰情偽立見吏不得一搖手畏之如神民相與目為佛奸豪重足訟以衰息日晝下簾未晡即休吏以為常府歲賦稅諸邑而取其直公謂捐民所有而握其所無非是爭不得欲投劾去後帥卒從公請縣故比民財力相習為欺會比公乃豫晝井邑疆域一日盡名胥長閉他室令各疏戶之高下吏

奸一無所售具以實對户長督租吏並緣差法為奸利
而責償逃亡有破産者公悉罷之出片紙示期於民賦
以先辦帥趙公子潚嘉歎不已曰此古循吏未為也下
諸邑使為法太上吏化詔舉縣令部使者以公應詔璽
書褒勵增其秩通判臨安府帥雅相器重事悉關决能
聲益白擢直秘閣知盱眙軍盱眙扼南北之衝時講信
初定連易三守莫當上意益命精其選大臣以公對公
夷翦荆棘規創官守招徠流亡經理財賦不數月稱治

北人嘗遊騎境上覘者以聞下公詗實否公言敵情易
測不過外張聲勢敢以合門保無他巳而果然前是北
人戍在泗每夕必鳴鼓角以相震至是悉徹警有乘風
絶淮為北人候得致諸泗守守怙敵威素暴及是悉歸
之曰毋啓釁也二守益歡至需酒藥不疑徙滁州値增
築維揚古城調䥽瓻傍郡騷然獨滁賦不加民先期而
集有請調夫真滁和築六合瓦梁堰以備敵朝廷下其
議公抗論以為非策且作未必即成成未必能久久未

必可用而何以勞民殫財為事寢不行提舉江西常平核義廩虛籍得米為石九十萬曰是將有大饑公既去果旱飢民仰活甚衆知秀衢二州不赴提舉浙江常平歲適歉公力講荒政捐官粟以濟不足則勸分富民人皆樂輸價不翔踴遷兩浙轉運判官陞副使有旨下轉運常平司議濬運河由永樂以南抵長安閘提舉官恡費揺以未可公曰一役不勞二司請獨任亟往調夫以身督役未再旬訖事役簡功倍至今賴之知揚州再除

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章罷除江東轉運判官陞副使淳
熙四年冬召還為户部郎中明年遷將作監太府少卿
丐外直寶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未赴以疾免尋得祠八
月四日戊午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四官朝議大夫公
姿禀嚴重動有典刑赴義若渴惟恐居後在建昌守倅
不相能倅已受代有訟者守檄尉留之將以逞憾公密
導其行而復以無及在臨安有制置沿海者辟公以屬
公策其必敗力辭不獲後果被黜左右攘袂莫顧公極

力調護返諸故里涖官奉法不可干以私雖達官要人亦莫能屈將諳行部從者僅十數計日給廩郡邑無毫髮擾輤車所届訟者雲集假以色詞延問反覆人人得盡其情雅意人物嘗謂薦剡寧不在我旣徐觀深察以拔其所知又因其所知以拔其所未知有未嘗識面者推賢揚善自其天性所汲引多寒畯後皆知名折獄務寬通判臨安有不逞千輩謬言不敬府吏希旨將抵重辟公曰酒誤安至是竟以輕論盱眙有坐越境羣繫者

公閲其容止病悴非真有他計原情奏貸之江右嵗歉
居民曹伍攘粟逮繫充斥將論以强盜會攝憲臅熱行
郡慮從末減所平反非一其臨民率風厲以教化而緣
飾以儒雅利興害除弱扶强抑毅然以身任責及其遇
事隨見隨决破奸發伏吏不敢欺在淛右兼攝姑蘓嘉
禾在江左兼當塗臺府之事交至並酬恢恢益有餘地
尤長於治賦知取予愼出納視官物如其家視公費如
其私不事苞苴不飾厨傳以諓世干譽所至府庫充衍

後人利之在官市物厚酬其值公堂供張去輒按舊籍還之俸外增給歲時互餽却而不受有不可却者歸之公帑其廉潔蓋公餘事覲辭凡八對便廷所言皆剴切時病如論宣司當復發運可罷計臣宜久任尤深達國體召自淮東上且將用公未至而不樂者遂相排抵公閱其章則皆浮言喜曰如是吾無大過矣遅次家居言者復疏其疾公曰吾丐閒已決及期且露章得免吾志也初通議以勤儉累貲公克承先志自奉甚約又以戒

子弟而化其家人不知者直以爲當至人有急推財赴之無一分顧惜意友愛同産二妹嘶擇所適厚爲資送歸焉外親之貧若病者悉力振起使不乏絶如廣義莊發私積施及宗族生養死葬賴公以濟者不可勝紀前配賈氏顯謨閣直學士諲之孫女再配滎氏敷文閣待制𪗋之女子男五人大成宣教郎知金壇縣大任迪功郎主衣萬載簿大年安豐縣尉大椿大鈞早卒一女尚幼孫男五人游將仕郎餘未就傅以某年某月某日歸

窆於平江府某縣某鄉某山先塋之右方祔二夫人其孤大成以公之甥曾�之狀來請銘惟某與公世姻且辱知最厚其敢以固陋辭乃銘曰

胡遷晉陵大自文恭其後孔昌有卿有公維時名卿克肖乃祖出入踐揚蔚有譽處我剸我乂孰錯孰盤我廪我衣孰飢孰寒胡不髙位以稱厥德胡豐於才而壽則嗇其發涓滴其儲淵泉愈積益蕃百世之傳

朝奉郎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趙公墓誌銘

乾道二年孝宗皇帝龍飛親策多士於廷臚傳第三
山趙公某徐步而出氣貌粹然進止詳雅在廷之士莫
不傾矚或以公輔期之一日之間聲譽暴白天下之人
始聞公名已而入幕府仕王朝據義守正不為權勢屈
天下之人乃服公氣節出擁州麾將使指所治可紀風
采凛然天下之人又知公才可大用惟恐用之不早而
不盡其才也及其駸駸嚮進中道而殞莫不咨嗟太息
為公痛惜又為朝廷惜之公字景明其先開封太原人

曾王父懐王父信皆隱徳弗耀父格始以儒學遊上庠籍籍有聲建炎間避地於閩因家焉遂不求仕以公恩贈朝奉郎公天資岐嶷不類常兒少孤自立勵志力學問為文章不肯碌碌慨然有四方志東書走二浙親良師益友磨礲漸漬沉浸融液益昌其文挾所有與天下之士爭衡一舉而登上第授左承事郎僉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郡將為苛政人情不堪屬吏無敢白事公平氣直辭與之爭可否將初亦竦受久而怒其咈已

也輒擒摭之公即日投檄去兩易寧國軍未赴改差監
潭州南嶽廟尋差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復置
勅局遴選名士為之首以畀公朝士皆以得人為慶公
雖在下位朝政有大關失必危言極論時當國者以恢
復為已任功利之説蠭起如造甲葉蒐土兵團民保招
良家檢括蘆場增税廢畝新政異令紛然不一公因輪
對條陳三事大要以寛民力結人心治軍旅理財賦為
急又嘗面詰時相辭氣憤激無所畏忌相雖不樂而矯

情謝之會西府除拜非才物論沸騰公帥同列貽書言路以激怒之繼而臺諫接踵斥逐又貽書廟堂以譏切之竟不一登其門力丐外補出知撫州撫俗獷險公明教條嚴約束破姦發伏豪民猾吏消縮推沮屬邑有大姓武斷鄉閭恣為暴横會有告者具得其姦狀捕而寘之法闔郡稱快湖南狂寇衝哭旁郡官吏並緣為擾民不奠居至有奔竄者公乃移文屬邑嚴保伍之法重科酏之禁民恃以不恐而吏亦不敢侵漁既而調禁卒輦

餽餉訖事無譁一方按堵如故以致損租耗以利民捐
公田以養士約郡費以葺浮梁凡可以裕民而𢿘俗者
莫不具舉治行為天下守之最部使者以聞方且名用
適江西新罹寇攘人心易揺朝廷擇良吏以安之謂無
以易公就除本路提點刑獄江鄉素號健訟有珥筆之
風鎖吭貫足者無日無之公曰天下詎有寘頑之俗哉
顧教化不明耳於是訓飭告戒丁寧懇到揭之通衢有
不悛者然後繩以法俗為少變公留意庶獄所在先造

囹圄呼繫囚親詰之積牘盈几一矚無遁情凡所平決悉當於罪靡有異詞久之移節江東平反讞議如在江右時歲饑番陽流殍盈野公乃檄郡發倉實以與民或曰此常平職也盍以聞君曰若爾則吾民填壑矣亟命發之且自劾尋有旨諉公經度公具為區處整整有叙闔浮屠之宮僎置之館公私之邸舍分處之凡釜鐺薪蒸之具衣衾醫藥之費纖悉畢備計日給廩大小有差在官之山林藪澤縱其樵漁陵隰原野聽其種植流人

至者如歸自冬徂春所全活數萬人饒民頼以更生總餉者方以宿逋責償諸郡覈其數皆名存實亡無一可償者公請於朝蠲其逋以鉅萬計秩滿知寧國府未行改湖北轉運副使以親嫌自列又改江東提點刑獄公遺愛在民去思方切聞公復來懽忭交慶既至興利除獘不煩設施郡邑相安吏民信服獄訟衰息盜賊消弭坐以無事期年卒於官時淳熙十二年二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公端靖簡默内剛而外和與人交淡而久

見義必為介然有守不可以勢力回奪其政知寛猛開闔弛張以時出之必使吏畏而民愛尤以教化為先至臨川日未遑他務首葺顔魯公祠使人知所敬嚮待寮吏以禮不責其全有一善必誘掖而薦進之唯恐不及貪冐苟得與夫罷輭不任事者亦劾之不貸謹畏清約不妄取予罷鄰道之交賄却屬郡之例餽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憒然迹與衆遠徊翔遠外十有餘年識者莫不歎其滯留公處之宴如也公之兄焯登乾道壬

辰進士第仕至國子監主簿兄弟皆以文學知名公事之如父家務悉咨稟而後行所之官必迎侍以俱終始無間言監簿先公二年卒公哀毁過甚自是怏怏不樂因以得疾其友愛如此平生淡泊無他嗜常以書自娱手不釋卷其為文辭約而理豐長於序事有文集藏於家積官至朝奉郎娶鄭氏封安人二子宣伯迪功郎湖州歸安縣主簿慈仲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嘉興府嘉興縣丞蔡康次適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韓

同諸孤奉公喪以次年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平江府吳縣穹窿山長連塢之原嗚呼公之才識足以經遠氣節足以立事謂宜不次而用然年不踰五十而用止於此非命也夫所以死之日士君子識與不識莫不咨嗟而痛惜之况余與公同年進士又嘗同寮且有姻連此情如何哉諸孤以銘屬余余將奚辭銘曰

天之生才疑非虛畜不使年寧若無公志萬里方權輿如馭良馬駕輕車振策發軔康莊衢衆人皆驟我弗驅

鳴鑾按轡行徐徐一朝變故非所圖軸折輪柅馬卒瘏胡不遠到㢠半塗止或尼之其天乎用雖不究慶有餘造物或者相乘除

中大夫致仕朱公墓誌銘

某莆人先大父始寓毗陵某自弱冠宦遊四方後十年由三館出守暨陽歸待戍期至則訪士大夫之賢者時三山朱公朝宗亦居是邦一見傾蓋如平生歡某少公二十四歲公不鄙夷遂爲忘年交自是日從公游稔其

為人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無一點凝滯承上接下一以誠意與人交耐久終始如一不以齒爵加人無少長貴賤皆得其讙心薰然君子長者也其使嶠南公守潮潮與循梅汀贛壤地相接彌望千里蔚為盜區有沈師者聚衆山谷間稍侵郡境郡人震恐公謂盜賊依山負險時出為害發兵深入正墮其計中乃名募山砦土豪嚴積丘浩等授以方畧阨其衝要以坐困之已而計窮出鬬勦戮六十餘人生擒三十餘輩唯沈師捧頭鼠竄

官軍無遺鏃之費餘黨悉平於是又知公為能吏諸司以公治最第一合辭交薦未及剡上而公遭誣論罷廣帥周公自彊猶以公捕盜功聞於朝竟不報士論惜之公諱𢼸朝宗其字也曾王父義王父中皆不仕父信有潛德以公恩贈中奉大夫公幼失怙恃王母林氏撫養之自力學問親師友少長慨然有四方志鼓篋游上庠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公不以小官而苟於其職盡力求盜盜發輒得州上其功

攺左迪功郎知臨安府於潛縣為政精明遇事能斷鈎深索隱發姦擿伏吏不敢欺舊用户長催科多以代輸破産公分三十人為一甲以甲內最髙者一人催理本户先足即以甲帖授其次由是不勞程督人人樂輸公私俱便行之至今鄉豪徐衡父子以貲得官武斷一邑為良民害官吏畏其凶焰莫敢誰何且曲意奉承之否則獲禍公按治其罪不卹也京尹趙公子潚韙之特為奏褫徐所居官徐又訴于朝詆公甚力尹方欲窮治尋

以内降移大理獄尹即堂白訟言徐之誣囚徐乃伏辜

卒以法遠徙一邑稱快治聲徹聞三十二年擢主管城

北右廂公事隆興元年除監都進奏院未赴改除幹辦

諸軍審計司乾道二年除司農寺丞四年改除宗正寺

丞奏乞選文臣宗室知外宗正事以革南班驕恣之弊

孝宗稱賞自此宗室不用南班從公請也五年權金部

郎官未幾移考功因奏對上備邊六策又乞以州兵分

番更戍於帥府以時簡閱上皆嘉納會有更迭之制是

歲差知台州台素匱乏官兵衣廩皆不時給削煩去獘儉出溥入用度自足郡無貢院每大比則闞寺宇為之科需煩擾士民皆不便公乃以官田易佛寺之蔬圃四十畆捐公帑募匠石凡瓦木工役之費悉給其直約令自辦閱月落成民不知役士子咸賴其庇先是陛辭之日上有他日名用之意甫及七月名命果下新制必俟代者合符故公復留乃坐論免八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差知潮州淳熙四年到郡溪南一鄉鬻鹽為生

禁之則為盜一日禁卒蘓實者率其徒百餘人張旗幟

羅兵刃拏舟鼓譟順流而下聲言捕盜一郡皆駭謂必

生變公不為動徐以檄召之治其首惡餘悉罷遣公臨

事有謀類此公去之明年沈師復出為惡其勢張甚騷

動閩廣至勞朝廷興師重費僅而平定乃知公前日曲

突徙薪之功多也公自潮陽歸即有倦遊之意奉祠家

食於寓舍之東偏闢地治圃窪者為池高者為山松軒

竹徑蔬畦花塢皆手自葺創屋數楹名曰安鄉角巾藜

杖徜徉其中若將終身焉公初尉臨海丞相王公居其前繼宰於潛丞相葉公踵其後二公當國左推右挽不遺餘力終亦不偶公自念晚節蹭蹬慨然有掛冠之請親故以年未耄諸子多白丁力諫止之公誦山谷之語曰子孫墮地自有分齊豈能為百草憂春雨乎竟納祿謝事時年方六十七公於書無所不覽口誦手抄至老不倦為文若不經意睥睨立成粲然可觀嘗因陛辭進國朝名相龜鑑大略敘述名相言行事實斷以巳見王

音稱奨又嘗掇拾前人野史雜説之訛舛者以正史他書折衷之名曰遮眼録丞相周益公歎服以為奇書公好善樂施周人之急歲寒以衣衾薪米散給貧者行之累年人受實惠有二從弟淵津幼孤無所歸撫鞠訓導過於巳子淵中淳熙年進士科公娶毗陵姚氏因家焉子孫蕃衍婚姻蔓延勢不容歸乃命津復還祖居畀以舊業使之掃墳墓奉蒸嘗歲時又捐金帛資給之其孝友如此自得謝之後絶口不及時事家事不問有無又

日創小廬於後圃之東牓曰見菴焚香誦書或燕坐終日尤喜賓客客至則具杯酒笑語從容唯恐其去里社燕集必先至後歸强之飲必釂未甞臧否人物評議是非每曰今夕可止談風月耳晚年氣體清健精神悅澤食生飲冷不减壯者屬纊之日猶取佛書誦之合掌而逝時慶元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也享年八十有二積官至中大夫爵侯官縣開國男賜三品服妻封令人先公卒一年令人賢而明治家有法米鹽瑣屑必躬親之祭享

賓客服食器用務極精潔公得內助為多男五人室案此下原本闕二字郎提領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堂文林郎知慶元府慈溪縣皆讀書應舉嘗與計偕壁廱俱業進士室先公卒女二人故從事郎台州軍事判官魯可舉鄉貢進士王楷其壻也孫男女六人曾孫男一人公官五品壽八秩夫婦偕老子孫滿前自起家至告休四十年無期功之戚仕雖齟齬亦至二千石笑傲林泉享有清閒之福者十五年如公亦鮮儷矣洪範所謂五福公兼

有焉諸孫以是年八月七日合葬於晉陵縣安定西鄉丘墅村令人姚氏之塋將葬以陳昭州昕所撰行實來請銘某念從公遊最久知之尤詳不當以蕪纇辭銘曰

公以孤童感慨奮厲來游賢關遂收名第践揚中外垂四十年所至底績治聲翕然周旋險夷雍容出處未老抗章掛冠神武貪榮冒寵所得幾何康寧壽考所享孰多寧此有餘而彼不足造物乘除詎知非福積善餘慶未艾方興百世蟬聯子嗣孫承丘墅之原公所卜室於

茲歸藏其固其密